

[英] 伊恩·弗莱明 著

Turning Cities Ian Fleming

惊 异 之 城

“007”的城市旅行

Hong Kong

Macao

Tokyo

Honolulu

Los Angeles and Las Vegas

Chicago

New York

Hamburg

Berlin

Vienna

Geneva

Naples

Monte Carlo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詹姆斯·邦德”之父
环游世界“非正统”游记

惊
异
Thrilling Cities
Ian Fleming
之城

“007”的城市旅行

[英] 伊恩·弗莱明 著

刘子超 译



IAN FLEMING'S THRILLING CITIES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惊异之城：“007”的城市旅行 / (英) 伊恩·弗莱

明著；刘子超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2

ISBN 978-7-5596-1222-9

I. ①惊… II. ①伊… ②刘… III. ①游记—作品集

—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4996号

The Ian Fleming Logo and the Ian Fleming Signature
are both trademarks owned by The Ian Fleming Estate,
used under licence by Ian Fleming Publications Ltd.

THRILLING CITIES by Ian Fleming 1963.

Authorized by Ian Fleming Publications Limited, London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Jan Morris 2009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8046号

惊异之城：“007”的城市旅行

作 者：[英] 伊恩·弗莱明

译 者：刘子超

策 划：北京地理全景知识产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策 划 编 辑：樊广源 苏绍斌

责 任 编 辑：牛炜征

特 约 编 辑：樊广源

图 片 编 辑：贾亦真

营 销 编 辑：张林林

装 帧 设 计：何 睦

制 版：北京书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11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1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222-9

定价：5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841175 64243832

伊恩·弗莱明 (Ian Fleming), 1908 年 5 月 28 日生于伦敦。于伊顿公学 (Eton College) 毕业后, 曾在欧洲大陆学习语言多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路透新闻社, 此后还短暂当过股票经纪人。二战爆发后, 他担任海军情报部门负责人约翰·戈弗雷 (John Godfrey) 将军的助理, 并在英国和盟国的间谍行动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战争结束后, 弗莱明加入凯姆斯利新闻集团, 担任《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海外部的负责人, 并领导驻外记者网络密切参与到“冷战”当中。他的第一本小说《皇家赌场》(Casino Royale) 出版于 1953 年, 将 007 特工詹姆斯·邦德介绍给世人。小说在一个月之内就销售一空。首战告捷后, 弗莱明每年都会发表一部邦德小说, 直到去世为止。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 称赞弗莱明是“英国最强劲且有影响力的惊险小说家”。第五本邦德小说《来自俄罗斯的爱》(From Russia With Love) 尤其受到好评, 也是肯尼迪总统最爱的书籍之一。邦德小说已经销售 6000 万册以上。从肖恩·康奈利 (Sean Connery) 出演 007 的《诺博士》(Dr.No, 1962) 开始,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亦取得巨大的成功。

邦德小说写作于牙买加。战争期间, 弗莱明爱上了这里, 并在此修建了别墅“黄金眼”。1952 年, 他与安妮·罗瑟米尔结婚。1961 年, 他为独子卡斯帕写的小说, 后来改编为深受喜爱的电影《飞天万能车》(Chitty Chitty Bang Bang, 1969)。1964 年 8 月 12 日, 弗莱明因心脏病去世。

www.ianfleming.com

在我们大部分人看来，作家伊恩·弗莱明大约就是他笔下身经百战、吸引了几代读者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的真身。然而《惊异之城》提醒我们，这位007的创造者可能更属于他自身的时代——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他的想象力深深切中了那个时代的脉搏。

1963年，当这本书出版时，弗莱明55岁，阅历已经相当丰富。二战前，他曾在日内瓦和慕尼黑的大学学习，当过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战争期间，他在英国海军情报部门服役，中年后开始从事报纸经营工作，并且从1952年开始创作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

《惊异之城》中的随笔最初是为报纸而写，内容却显示出对精英文学的蔑视。我想这对他说来有点奇怪，因为正是这种精英感塑造了邦德小说的风格。在本书中，这些随笔并不是正统的旅行写作。弗莱明极为富有，交游甚广，文名卓著，事业有成。他出身高贵，品味高雅，昂然自得。他对所到世界各处的评价常常尖酸刻薄，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取悦读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在那时已经是邦德迷，也是为了自娱自乐，让思路保持活跃。他很少参观博物馆，也不喜欢雇用导游。在那些马提尼摇匀而不搅拌¹（还是相反？）的地方，他像007一样旅行，不断寻找着极具吸引力且意味深长的事物，对一切都挑着一对高傲的眉毛。

就像他自己所说，到了1963年，他总是会以一个惊险小说家的眼光打量世界，因此这本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与现实生活中那些影响他小说创作的隐秘乐趣有关——黑帮、警察、赌徒、妓女和间谍，当然也少不了明星、名流和古怪的天

1 邦德的标志性鸡尾酒——干马提尼，摇匀而不搅拌。

才。在邦德的电影和小说里，以上这些人物并无时间定位，而在这本书里，他们则定格在弗莱明观察的一瞬。这是一部颇具时代感的作品，而邦德的世界就取材于本书所处的时代。弗莱明飞往东方时，乘坐的是德·哈维兰彗星飞机（De Havilland Comet）——最早的喷气式飞机。他觉得有必要向读者介绍寿司与彩色电视。当时，纽约的五星级酒店不到 20 美元一晚；也能与健在的查理·卓别林和诺埃尔·科沃德¹共进晚餐；而在那不勒斯，黑帮老大“幸运的”卢西亚诺²还会彬彬有礼地来喝下午茶。

如果说，替我们观察这一切的是畅销小说家的目光，那么对这些加以剖析的则是一位观察者精明而有富有底蕴的头脑。无论在伦敦还是在纽约、火奴鲁鲁、香港或者日内瓦，弗莱明总能透过纸醉金迷、激情四射或是声名狼藉的表象，捕捉到城市背后的深层意义。他从不刻板乏味，但也绝不庸俗。《惊异之城》是三重性的缅怀：缅怀一个不朽的小说人物，缅怀一段逝去的历史，也缅怀一位精妙严谨的英文散文作家——或许，伊恩·弗莱明之于惊险小说，就如同 P.G. 伍德豪斯³之于幽默小说。

简·莫里斯（Jan Morris） 2009

1 诺埃尔·科沃德（Noël Coward, 1899—1973）：英国剧作家、演员，曾影响英国当时的流行文化。

2 查尔斯·卢西亚诺（Charles Luciano, 1897—1962）：意大利裔美国人，被称为现代黑帮的教父。

3 佩勒姆·格伦维尔·伍德豪斯（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 1881—1975）：英国幽默小说家，作品大部分是关于一战前的英国上流社会。写作生涯长达七十多年，作品广为流传，被公认为英文散文大家。

书名已经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本书的内容，作者没有更多话要说。但是关于本书的缘起，尚有一两点有待说明。

这 13 篇旅行随笔曾于 1959—1960 年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它们描写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城市：六座欧洲城市，以及七座其他洲的城市。

用出版界的行话说，这些随笔是所谓的“性情之作”。我希望它们如今或者曾经符合那些城市的状况。不过这些随笔并不希冀面面俱到，恰好相反，它们所提供的信息更偏向于新鲜稀奇，或者说城市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一生热爱冒险。在国外旅行时，我时常会离开宽敞明亮的街道，走进危机四伏的暗巷，捕捉一座城市隐秘而真实的脉动，这样的刺激感令我乐在其中。或许正是这一习惯使我成为一名惊险小说家。当我进行这两次旅行并写作这些随笔时，我显然已经习惯了以一个惊险小说家的目光观看世界。

这些随笔曾愉悦过《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读者，但偶尔也会让他们感到愤怒。在报纸上发表前，编辑部的蓝色铅笔删除了很多段落，如今在本书中全都加

以恢复（也许这是相对于“删除”的专业术语）。早就有人建议我出版这两次旅行的随笔集，但由于太过忙碌，或者说过于懒惰，我直到现在才将这个建议付诸实施。尽管又有朋友说，我当年所写的内容可能已经过时了。

我并不认为过时。至少对我来说，当我重读这些文字时，我仍能感受到新鲜感。城市或许每分钟都在变化，这家餐厅或者那家餐厅有可能消失不见，一些人可能与世长辞，但我所坚持的是“风景有其存在的价值”，因此我以粗线条描摹它们的特质，出版前又为每一章增补了“前线情报”——这些“情报”都是为《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驻外记者们提供的内参。因此我想，对于今天的旅行者来说，这本书应该仍然具有价值。

最后，我想把这本不乏偏见和坏脾气，但至少还算得上风趣幽默的随笔集献给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的朋友和同事们——无论他们身在伦敦还是海外。特别要献给负责拍板的“C.D.”先生。同时，我也要本书献给罗伊·汤普森（Roy Thomson）先生——是他慷慨而欣然地资助了本书中异常昂贵又任性放纵的旅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01



Hong Kong

Hong Kong 香港

0 0 1

Macao 澳门

0 2 9

Tokyo 东京

0 5 7

Honolulu 火奴鲁鲁

0 8 5

Los Angeles and Las Vegas 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

1 0 7

Chicago 芝加哥

1 3 7

New York 纽约

1 5 7

Hamburg 汉堡

1 7 7

Berlin 柏林

1 9 5

Vienna 维也纳

2 2 1

Geneva 日内瓦

2 5 3

Naples 那不勒斯

2 8 3

Monte Carlo 蒙特卡洛

3 1 7

香港



如果你写惊险小说，人们会认为你一定过着惊险的生活，喜欢做惊险的事情。从这一错误的认知出发，《星期日泰晤士报》编辑部多次催促我干点刺激的事，然后写下来。1959年10月底，他们想出一个点子：我应该环游世界上那些最激动人心的城市，然后写几篇文笔优美的随笔。他们说，旅行大概能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我将信将疑地与特稿和文学编辑莱昂纳德·拉塞尔（Leonard Russell）讨论了一番。我说，这个计划必然花费不菲，劳心劳力，也没人能在三十天内环游世界，还能以平均三天一个城市的速度，既优美又准确地写出报道。我也坦白承认，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拙劣的观光客，甚至经常鼓吹在博物馆和美术馆门口提供轮滑鞋。我也受不了在政府大楼吃午饭，对访问诊所和移民安置点更是毫无兴趣。

莱昂纳德·拉塞尔的态度十分坚决。“我们不要那类文章。”他说，“在你的邦德小说里，人们就算不喜欢詹姆斯·邦德，不喜欢那些你臆想出来的‘邦女郎’，也会喜欢小说里的

异国情调。你肯定也想为小说搜集更多的素材吧？这可是绝佳的机会。”

我反驳道，我的小说都是虚构的，发生在詹姆斯·邦德身上的事情不会在真实生活中发生。

“胡扯。”他一口咬定。

就这样，不管这个旅程将会多么浮光掠影，我还是暗自期望：趁世界尚存，去四处看看。我用 803 英镑 19 先令 2 便士买了一张环球机票，从财务处支取了 500 英镑旅行支票，又接连干掉几杯令喉咙火辣、脑袋发蒙的烈酒。然后，11 月 2 日，我带着一打签证、一套有装钱暗兜的旅行西装、一只行李箱（一如既往，里面装了太多用不上的东西），还有我的打字机，从索然无味的伦敦启程，前往世界上那些激动人心的城市——香港、澳门、东京、火奴鲁鲁、洛杉矶、拉斯维加斯、芝加哥、纽约。

在那个温墩墩、灰蒙蒙的早晨，“彗星 G/ADOK”型客机从伦敦机场南北向的跑道上陡然升空，遮挡盥洗室和驾驶舱的米色帘布以 15 度角向客舱倾斜。飞机穿过云层，跃升至 3000 米的高度。在穿越低处云层的底部时，我们遇到了一阵轻微的颠簸。当我们钻出云层、飞入一片艳阳天时，又遇到了一次颠簸。

我们继续爬升了 6000 米，穿过像棉花或羊毛的云毯，来到总是风和日丽的云上世界。这时，我的头脑开始自我调节，以适应未来 24 小时将出现的以下情况：发热的脸和冰冷的

脚，被外面光亮刺痛的双眼，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为乘客提供的伊丽莎白·雅顿（Elizabeth Arden）和雅德利（Yardley）化妆品的气味，机舱里各种各样的牢骚，无数根香烟中的第一根和邻座交谈的开场白。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有趣的新西兰哥们儿，满嘴土著人的玩笑。前往香港的途中，他除了说话，并无其他事可做。

飞机飞过苏黎世和瑞士平淡无奇的美景，便是石头嶙峋、撒了糖霜似的阿尔卑斯山。意大利湖泊有着蓝色的水洼，雪水融化后一路流淌到意大利平原上正被太阳炙烤的梯田。我的邻座评论说，我们的座位不错，适合观景，不像他上次坐飞机横越大西洋，一个美国女人登机后发现自己的座位在机翼上方，于是大声抱怨起来：“每次都是这样，坐在飞机上，只能看到机翼。”坐在她旁边的另一个美国人说：“嗨，夫人，你就盯着那个机翼看，什么时候看不到了再担心吧。”

在我们身下，威尼斯像一块形状不规则的棕色松饼，周围散落着碎屑一般的小岛。松饼上一条散乱流窜的裂缝是大运河（Grand Canal）。飞机时速 960 千米 / 小时，亚得里亚海（Adriatic）和远处南斯拉夫参差不齐的边缘在 30 分钟内就消失不见了。希腊被云层笼罩着，而我们飞临地中海东部的时间刚好够吃完一杯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奉上的水果沙拉。（我的邻座说他喜欢甜食，建议我到洛杉矶后千万不要忘记去吃树莓派。）

此时是格林尼治时间下午两点，我们正朝着黑夜加速前

进，黄昏逐渐降临。一个小时缓慢而壮美的日落后，夜空变成了蓝黑色，然后贝鲁特（Beirut）出现在了前方——在阿拉伯夜空的新月下，那是一片闪烁的星星点点。“彗星”飞机倾斜着机翼，一头扎进这片石油大地，准备降落。贝鲁特是一个犯罪频发的城市，当我们下机休息时，我建议我的邻座不要把小物件落在座位上，尤其是他那台格外昂贵的相机。我们已经进入了偷盗泛滥的地区，难免有人会顺手牵羊。舱门“咣”的一声打开了，东方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在黎巴嫩的朋友过来和我碰面，他知道很多集市里的小道新闻。贝鲁特是世界上著名的走私中心，从塞拉利昂偷运来的钻石先被转运到这里，再继续运到德国，还有从丹吉尔¹来的走私香烟和色情杂志、卖给阿拉伯酋长的军火，以及从土耳其进来的毒品。有黄金吗？有，我的朋友说。他问我记不记得英格兰银行曾把一个犯罪团伙告上意大利法庭，说他们伪造与真币含金量一致的英国金币。英格兰银行最终在瑞士打赢了官司，但后来又冒出一个变本加厉的团伙。他们在阿勒颇²铸币，还欠了一点含金量，之后金币被贩进印度。上个星期，贝鲁特来了一位印度大买家，买了几麻袋金

1 丹吉尔（Tangier）：摩洛哥北部港口城市，与西班牙隔直布罗陀海峡相望。1923—1956年，丹吉尔为“国际共管区”，由欧洲八个国家和美国共同管理，成为非洲大陆上的一块飞地。

2 阿勒颇（Aleppo）：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的古城。

币，运到附近的港口，放进私人游艇，然后开到印度的葡属果阿（Goa）。在串通一气的印度海关人员的帮助下，金币继续流向孟买的黄金代理人。印度人对黄金依然有着疯狂的渴求，加价虽不像战后那么疯狂——现在只加价 60%，而战后是 300%——但还是相当有利可图，值得费上这些功夫。

鸦片呢？也有，土耳其的供货相当稳定。还有海洛因——提纯的鸦片，从德国经土耳其和叙利亚运到这里。美国联邦麻醉品局罗马分局追查贩毒团伙的线索时，隔三岔五就会追查到贝鲁特。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一场缉捕上演了，然后就有人被送进监狱。但是我的朋友极力主张，国际刑警组织应该在贝鲁特设立分支机构，这里有很多事让他们忙。我问他这些毒品的最终去向，他告诉我：先流向罗马，再到那不勒斯，从那儿上船运往美国——那里是消费毒品的地方，也是卖出好价钱的地方。由于塞浦路斯的局势多少稳定了一些，现在军火走私的行情一般。此前，贝鲁特一直是走私军火的中心——主要是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军火，如今只剩下一些“涓涓细流”。阿拉伯酋长们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轻型武器，他们想要坦克和飞机，而这些个头太大，不便走私。

我们坐在浮夸而空旷的机场里，喝着柠檬汽水。墙皮已经脱落，空荡、开阔的地板上全是沙漠吹来的沙粒。大门对我们紧锁着，护照则扣留在脾气不好的黎巴嫩警察手里。机场广播把阿拉伯语放在最前面，仿佛一个小国在炫耀肌肉。因此，我很高兴再次回到彗星飞机舒适的座位上，由穿着翠

绿色镶金边莎丽的印裔美女空乘送上口香糖——这不仅是踏上“魔毯”的例行公事，而且有助于适应刚上来的一群当地旅客。我们再次升上美妙的夜空，下面除了沙漠，再无他物。一万米下，油井在夜色中闪闪发光。（我的邻座说贝鲁特的洗手间十分可怕。他又补充说，美国艾奥瓦酒店的洗手间都标着“提示”和“规定”。）

为了这次飞行，我给自己准备了一本对于任何旅行都堪称完美的书——埃里克·安布勒¹出色的《武器之路》，它是海涅曼（Heinemann）出版社的弗赖里（Frere）先生送我在路上享用的样书。此前我刚读了几页，打算接着读。我递给邻座一本书，但是他说他没时间看书。他说，每次有人问他读没读过这本或那本书时，他都会说：“没有，先生。你有红色胸毛吗？”²我说，很抱歉，因为要写书评，我必须开始读书了。这句谎言立竿见影，我的邻座转身睡去，胳膊贪婪地霸占了原本属于我的那部分座椅扶手。

毫无疑问，巴林拥有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国际机场。就算在监狱里我也无法容忍这样的洗手设施。慢腾腾的风扇挂在一塌糊涂的棚屋墙上，连苍蝇都懒得动一动。从沙漠吹来的热风

1 埃里克·安布勒（Eric Ambler, 1909—1998）：英国间谍小说大师。《武器之路》（*Passage of Arms*）曾获“金匕首”奖。

2 原文为“*But have you red hairs on your chest?*”因为“read”的过去分词和“red”发音相似，因此听者也可以理解为：“你读过《你的胸毛》这本书吗？”